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法〕埃莱娜·卡·唐科斯著

分崩离析的帝国

新华出版社



分崩离析的帝国

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

〔法〕埃莱娜·卡·唐科斯 著

郝文 译

新华出版社

分崩离析的帝国
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
(法)埃莱娜·卡·唐科斯著
郝文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内部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插图3张 253,000字
1982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3203·018 定价：1.00元

(内部发行)

~~~~~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

2024/10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是大学教师，生于苏联格鲁吉亚，后移居法国，对苏联颇有研究，曾著《俄罗斯帝国穆斯林的改革和革命》、《从列宁到斯大林的苏联》等书，在西方素有“斯大林问题专家”之称。本书1978年出版后，在法国引起了轰动，成为争相购买的畅销书。

作者根据苏联官方的文献资料，并从苏联和西方的图书、报刊搜集大量材料，系统地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本书着重从人口、语言、宗教、移民、党、政、军等方面，论述苏联民族政策的历史和现状，揭示苏联当局的民族压迫和各少数民族的激烈反抗。作者认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是民族问题”。苏联自革命胜利后奉行的民族政策，大致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使各民族繁荣昌盛，“这个目的已经实现”；第二阶段是消除民族差别，“融合成新的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目的已归失败。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现已陷入危机，非俄罗斯民族强烈反对“一体化”和“俄罗斯化”，宗教的复苏已同民族斗争结合起来。虽然在苏联“不存在民族独立运动”，但各少数民族同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当局将象沙俄一样，“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

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性，本书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是，书中提供的材料极为丰富，立论比较严谨慎重，并对苏联少数民

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均有详尽记述，对于了解苏联民族情况和研究苏联问题颇有参考价值。

原书为法文，但书中有些专名系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承蒙民族学院、伊斯兰教协会等单位有关同志热情帮助，解决了这方面的疑难问题，特此致谢。

原书中有些错、漏地方，译者加了注；原注释中所参考的报刊书籍，其中有些缺少报号、年份、月份或日期，译者没有加注。原书最后开列的参考书目从略。书中所有图表均按原图印制。

1981年5月

乌兹别克人也同我国各个最为平等的民族一样，都有一个老大哥，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夏·拉希多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发言
引自1976年2月27日《真理报》

同志们，人们称格鲁吉亚是太阳之国。但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太阳不是从东方而是从北方升起的，从俄罗斯升起的，那就是列宁思想的太阳。

——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五大的发言
引自1976年2月27日《真理报》

导 言

苏联的疆域非同一般，它差不多是横跨欧亚的一整块大陆。苏联的国家性质也非同一般，它几乎是在各种帝国都已经消失了的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帝国。它不象传说的那样是一个工农劳动者的国家，而实际上首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苏联有大小民族^①一百多个，语言一百多种，各民族的历史、种族、传统和信仰互不相同。苏联人民是由许多不同民族所组成，他们的相貌特征和文化千差万别。这里有来源于欧洲边远地区的波罗的海人；有来源于中国边远区域的维吾尔人；有受到他们不同影响的俄罗斯人；有南方的格鲁吉亚人；有最北方的爱斯基摩人；还有哈萨克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等等。经过几个世纪的入侵、争夺和征服，最后形成了我们难以形容的、各地彼此不同的人民。看一看这块疆土的状况就可知道它的历史。在这个四面开放的辽阔大陆上，各种征服者蜂拥而入，有的象帖木儿那样最后就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带来了各自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今天，那些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后裔共同生活在一起。从他们的身份证^②来看，大家都是苏联公民，都是1917年工人革命的子孙。这是一个产生于工人阶级革命的国家，它主张人人都有工作和财产，都分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它是怎样把这些不同祖籍的人控制在它的疆域内并使之相安共处的呢？主张人类大同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在它第一次站稳脚跟并掌权的地方，是否已消除了这个社会的多样性？换言之，苏联是劳动者的国家？抑或仍然是一个帝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已达到了它的目标，造就了一个没有差别、只有共同命运的新的人类社会？或者恰恰相反，占主导地位的是否仍然是多民族性以及历史遗产和精神面貌的多样性，而不是兄弟般的、没有民族和文化界线与差别的劳动者才具有的单一意识形态和权力？

苏联的存在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因而我们现在可以对它作出总结。它已经培养出了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两代人。它可以从容不迫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培养人。只有通过调查和研究这些人，才能了解他们究竟是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呢，还是（尽管在1917年和后来一段时间进行了彻底变革）在把苏联变成一个他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那种社会，即始终存在民族差别而不是思想一律的社会。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各族人民的监狱”被砸开之时	(1)
——从各民族的分裂到各民族的联合	(4)
——列宁作出的修改和联邦计划的制定	(8)
——既实行平等又进行控制的辩证法	(12)
——斯大林的联邦主义：只有控制而无平等	(16)
——恢复“老大哥”的权利：新的帝制	(22)
——斯大林之后：回到乌托邦	(25)
第二章 苏联人民，还是苏联各族人民？人口革命	(35)
——各次人口普查时苏联的人口	(36)
——目前苏联人口的趋势	(40)
——两个人口世界：苏联的欧洲人与“其它人”	(47)
——俄罗斯族的散居与迁徙浪潮	(61)
——2000年的苏联人口	(67)
第三章 人口变化与经济冲突	(82)
——从浪费到缺乏：本世纪末的苏联劳动力	(82)
——从传统文化到居民迁徙	(88)
——重新分布人口，还是重新分配资源？	(100)
——移民与物质刺激	(107)
第四章 实现一体化的力量：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	(112)

——前途难卜的苏维埃联邦制	(112)
——联邦制的现实	(117)
——苏共是全民党吗?	(124)
——军队是实现一体化的工具吗?	(149)
第五章 语言在苏联是实现各民族一体化的工具，	
还是巩固各民族特性的工具?	(159)
——用平等地发展语言的办法来实现民族平等	(159)
——发展中的某些民族语言	(161)
——教育和民族一体化	(170)
——俄罗斯化被认为是无害的	(178)
第六章 处于危机的一体化	(185)
——苏联“无国籍的人”	(186)
——反抗者	(206)
——“敌对的弟兄”	(209)
第七章 宗教和民族感情	(216)
——天主教和民族特性	(217)
——伊斯兰教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纽带	(224)
——在今天的苏联怎样才能成为穆斯林?	(229)
——伊斯兰教是苏联社会中另一道德体系	(235)
——共产主义何时变成伊斯兰教的“副产品”	(241)
第八章 苏联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徒	(247)
——拒绝与族外人通婚	(247)
——以生活方式实现民族统一	(252)
——传统节日的新内容	(255)
——社会团体的一个特殊模式	(257)
结 论	(263)
注 释	(272)

第 一 章

“各族人民的监狱”被砸开之时

沙皇帝国是“各民族的大监狱”，列宁把它砸开了。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但历史绝非如此简单。远在二十世纪初，这个帝国就开始暴露出种种衰落的迹象。当时，被统治的各民族已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被压迫地位，并开始思考和探索冲破这种压迫的手段。列宁的天才就在于他明白各民族普遍有这种求解放的愿望，懂得利用这种与工人阶级毫不相干的愿望来促使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权力。当时，俄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在140,000,000人口中只占3,000,000。但列宁急于发动革命。他认为时机成熟时就要发动革命，不能等待革命自发地到来。所以，当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熊熊燃烧之时，他就把渴望自由的各民族浩荡大军与一支小小的俄国工人武装投进了革命的洪流。除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口号以外，他又加上了另一句更为响亮并且至今还在人们耳边萦绕的口号：“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其实，列宁并不重视他号召起来造反的那些民族的命运^①。这些民族只不过是他的革命服务的辅助力量。但历史常常对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开一些莫名其妙的玩笑。被压迫的民族都响应了列宁的号召。受到战争震撼的俄罗斯帝国陷入了列宁发动的各种力量进行反抗的混乱中。这样，在不久前还是一个强大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作为第一个革命成果的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

旧有的地盘上出现各种拥护或者反对苏维埃的独立政府，苏维埃国家同旧俄国难以区分，这对列宁来说并没有多大关系。苏维埃的地盘还很小，但列宁认为，他很快就会使之扩展到欧洲，拥有一个大陆那么大面积的旧俄国已不复存在，但革命之火将燃遍另一个大陆——欧洲，因为这是他的天职。在整整三年中，列宁一直不知疲倦地寻求革命机会，一心等待着欧洲的工人起来加入和壮大苏维埃政权。但他对曾被旧俄国统治的各民族中出现的此起彼伏的混乱却不甚关心。1920年，欧洲一系列革命失败之后，他不得不承认现实。欧洲的无产者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革命仍然局限在俄国境内。这是“单独在一个国家”进行的革命。这个国家的领土和人口都已减少，失去了经济支援，无法生存下去。怎样才能拯救革命呢？一场革命只有冲破一国的范围并扩展到一个很大的区域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同马克思以及后来所有追随马克思的人一样，列宁也深信，为图生存而进行的革命必须是世界性的，否则就必定要失败。虽然不能把革命扩展到整个欧洲去，难道不可以利用曾促使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各被压迫民族的动力吗？难道不能把号召各民族站起来的口号运用于各殖民地国家吗？列宁考虑到了这一点。他甚至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1920年9月在巴库召开了东方国家被压迫民族国际大会，讨论在殖民地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道路问题。他想把革命推向东方，从而使俄国革命免遭孤立和失败。但巴库大会^②的结局却叫人大失所望。在会上，东方国家，首先是老沙皇帝国的“共产党民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阐述了关于东方革命的观点。共产国际的首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观点，因而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巴库会议的富有戏剧性的几天中，他们发现，列宁曾用以保证革命胜利的那些被压迫民族已不愿意再充当布尔什维克的工具和欧洲革命的辅助力量，他们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为自己的利益去行动。更有甚者，共产国际还从那些昔日是沙俄帝国的臣民的嘴里，从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从未听说过的

那些没有名气的人物的口中，从那些来自遙远的中亚的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发言里，听到了一些奇怪的令人不安的话。这些人——纳比塔列库，卢斯基洛夫以及其他一些在十五年之后被斯大林处决了的人——试图代表被压迫民族对欧洲人说话。他们说些什么呢？他们说革命不是单一的，不应当都为欧洲和欧洲的无产者服务；说现在存在着一个受欧洲奴役的各民族的世界，这些民族害怕象以往受欧洲帝国主义的奴役一样受欧洲革命的奴役；说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民族来说应当意味着民族的解放，而不是意味着阶级斗争。在巴库会议上，无产者的欧洲看到，在它的对面出现了一个甚至是与它作对的、不属于欧洲的世界。这个世界打出列宁思想的旗号，声称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欧洲以外的民族革命不能混为一谈，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全面解放是被压迫民族自己的革命任务。以后不久，在被压迫民族中又有人来说了同样的话。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毛泽东。但是在1920年巴库会议时，还没有任何人听说过他。那些不出名的土耳其斯坦人提出的“第三世界”的思想使布尔什维克人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使他们陷入了未曾料到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东方发动革命，这无疑会建立一些苏维埃政权，但这决不是革命的扩大。相反，这是让那些反欧洲的、对欧洲工人运动闹独立的革命与想充当欧洲革命先锋的俄罗斯对抗。在巴库会议上出现了两种革命概念。一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兄弟般的无产阶级的不分国界的革命，另一种是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持这种革命观念的人只主张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认为欧洲无产者首先是欧洲人，因而也是压迫者）。这就出现了两个国际，一个是无产者的国际，另一个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列宁不能也不愿意冒这种有可能歪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思想的风险。他隐约感到了“殖民地”革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于是他有意地回避了这种革命。他决定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即拯救他在一个国家——俄国内发动的革命。

1920年9月，从彼得格勒开始的革命周期结束了。布尔什维

克已不再等待欧洲革命了，因为欧洲革命迟迟不爆发，而且，他们觉得欧洲的革命危险多于希望。他们今后的任务是使苏维埃政权富有生命力，能够在这个不承认它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但是，按当时的状况，苏维埃政权是难以生存的，因为它缺少足以保护它的地盘，缺少乌克兰的小麦和铁^③，缺少高加索的石油和中亚的棉花。从1917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就开始与那些组织成独立共和国的民族建立正常的联系。到了1920年，他们懂得了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把这种正常的睦邻关系变成固定的契约关系，然后才能恢复1917年失去的统一。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怎样才能把这些已得到解放的民族“收拢”来而又不至于因而再次形成一个“各民族的大监狱”呢？在这方面，作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斯大林^④，在先是忙于政府事务、后又被疾病缠身的列宁之后，成了重建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的名符其实的巨匠。原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各个民族后来都陆续成了这个苏维埃国家的成员。

从各民族的分裂到各民族的联合

看一看1920年时的帝国，我们不禁对它的千变万化感到不胜惊奇。对于一部分民族来说，从革命中获得的独立已是长久的既成事实。这首先是由于外部支持的结果。如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接壤的苏联西部地区各民族就是这样，它们的独立地位在战争中得到了巩固。此外，高加索地区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也是如此^⑤。

另外，有些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却没有那么稳固，因为它们没有外部世界的支援，或者虽有这种支援但又突然失去了。如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远东共和国、布哈拉和基瓦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随着内战和外来干涉的结束，苏维埃政权把它的权力范围从俄罗斯本土扩展到了异族的领土。这些异族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涉及到本地利益的问题上通常都享有一种有限的自治权。

怎样把这些千差万别的民族组成一个能够生存和可以管理的国家呢？怎样把那些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归并于这个国家呢？办法是逐步减小它们的独立性。1920年至1921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政府与所有相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各种双边协定，同它们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和军事联系，确定了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下的各人民委员会的共同行动范围。从法定意义上来说，这是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协定，但事实上，用奥韦尔的话来说，在这些平等国家中有一个“比别的共和国更为平等”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实施红军那一套部队编制的军事领域以及在外交实践中，这种不平衡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外交领域内，法律规定和事实很早就脱节了。虽然从法定意义上来说每个共和国都保持着自己的组织机构，但实际上只有乌克兰在一段时间里还拥有外交上的特别代表权。外部世界认为这种组织形式上的差别是虚假的。在1921年，在签署里加协议时，人们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各共和国代表只是出席了一下仪式而已。特别是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上，人们看得更为明显，只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接到了邀请并代表它的伙伴国发了言。当时，乌克兰感到这是放弃自己的主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明白地说出了这一点。

在逐步完成这种已经带有一体化色彩的联合的时候，格鲁吉亚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受到西方社会主义者的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故乡。这样，格鲁吉亚共和国也就成了已与孟什维克决裂的布尔什维克的对头。而且，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边界地区，它似乎还成了和解政策的桥头堡。这种情况对于1921年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斯大林说得明白：1917年那时给予各民族以自主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联合的时代了，这个联合也应包括格鲁吉亚。由于它的日子能过下去，而且桀骜不驯，所以必须强迫它加入联盟。对于这种强迫联合的方式，列宁一直是反对的。1921

年2月，红军开进了格鲁吉亚。列宁要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注意团结那些孟什维克和全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但是他首先希望的是限制这种在国内进行重新征服所带来的影响，避免国际上的议论。从根本上来说，他显然不怀疑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性。1921年5月21日，已处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的格鲁吉亚准备象其他共和国一样与俄罗斯联邦签订联盟协定。

由于这些双边的协定，一度处于四分五裂的旧帝国各民族从1921年起通过能保证一定的共同行动的一整套契约性联系而联合成了一个整体。然而，要取得超越各民族差别的思想上的统一，这种联系是不够的。当地党内外的一些民族干部和民族优秀分子纷纷起来反对俄罗斯联邦领导人推行的政策。他们越来越有力地揭露这种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统治政策，并渐渐把苏维埃政府与被它取代了的旧帝国政府相提并论。布尔什维克认为，1920年以来的过渡状态——各方面受俄罗斯联邦支配的独立的民族政权的存在——无疑会助长这种怨恨，而且会有碍于建设一个他们一心追求的新国家。

所以，在1922年，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囊括所有民族的联邦计划，从而跨入了组建他们的国家的第二个阶段。联邦制，这对列宁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了。直到1917年以前，他一直是反对联邦方式的，他认为这种方式将使民族差别长期存在下去。但是，从1917年起，他发现在旧帝国内存在着广泛的离心倾向，于是他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为了不至于过多地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他同意把不愿与俄罗斯分道扬镳的各民族按照联邦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如果说在1918至1921年这一过程还只涉及到俄罗斯领土内的各民族，那么从1922年开始，这一作法则已扩展到整个旧帝国。这种联邦的组织形式应保证俄罗斯民族和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平等，表现出苏维埃平等主义完全不同于“各民族的大监狱”。然而，在怎样设计联邦制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想法却不一致^⑥。在这方面，负责提出国家组织计划的斯大林的思想很